

前課提要  
(回顧之前關於禮儀空間系列課程中的重要內容)  
禮儀空間的層層遞進

### 室外部分

一，庭院：象徵意義——幽邃之園 (hortus conclusus)，聖言降生及貞女誕主的象徵；樂園，天主與人共處之所。實踐意義——禮儀游行、從世俗到聖域的過渡。

二，迴廊 (claustrum)：象徵意義——樂園的圍牆，耶路撒冷聖城的城牆。實踐意義——阻隔俗世的喧囂和景色，為教友提供非禮儀活動或者休憩的空間，讓人做好“由凡入聖”的身心準備。

三，水泉 (或洗禮小堂)：象徵意義——約旦河的奧跡，洗禮聖事。實踐意義——讓人在進入聖堂前清潔自己的肢體和心靈。

### 室內部分

一，前殿 (啓蒙所 narthex)——慕道者和懺悔者的空間，也用於次要的禮儀 (如時辰祈禱中的‘小時辰’) 或者有預備、補贖色彩的禮儀。象徵：等待入門的，尚需啓明和淨化的界域。

二，中殿 (秉信所 nave)——教友參加禮儀的主要空間。象徵：已經入門的，但仍居塵世爭戰的教會的界域。

三，內殿 (至聖所 sanctuary)——祭臺所在地，感恩祭的舉行場所。象徵：天人合一，超凡入聖，在地若天的臻善之境。

(注意點：半圓穹室 *apse*。方形的聖堂象徵著大地、塵世的耶路撒冷、方舟。而至聖所的半圓拱頂則象徵著從地到天。天圓地方——中華文化和地中海文化共享的標記和象徵。例：方形光環表示在地的聖徒，而圓形光環則表示在天的聖徒 (圖 a、b)。初期教會在改造異教神廟為聖堂時，往往在東端加上 *apse*，而帶有 *apse* 的 *basilica* 也成為基督徒聖殿的典型形式 (圖 c)。此種傳統也影響了其他宗教，例如伊斯蘭教的 *mihrab* (圖 d)。由於種種原因，*apse* 的建築模式在中國並未廣汎流行。在香港未流行可能受英國傳統影響所致 (英國諾曼征服以後直到十三世紀的聖堂多有 *apse*，與歐洲大陸無異 (圖 e)。十三世紀以後流行平面的東牆，以及大面積的‘祭臺窗’，據說因為英國多陰雨，以此改善聖堂的光照 (圖 f)。

### 總結

禮儀空間由外至內，從西到東，是層層遞進的結構，表現著由凡入聖，由地至天的進程。

## 禮儀空間系列之禮儀空間的顯與隱

### 現代人關於顯與隱的迷思

現代人傾向於將顯與隱看作二元對立的關係，但在教會的禮儀中，它們卻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

顯為隱之顯，隱為顯之隱，圓融則兩存，偏執則俱廢。

(顯與隱的關係，就如聖堂建築本身——聖堂的建立在塵世彰顯了天主的榮光，但教堂的牆壁也同時隱藏了信德的奧跡。)

介紹東方教會兩種最常見的“隱”的設施：屏與幕

### 屏 (Iconostasis)

今日主要用於拜占庭禮、科普特禮、埃塞俄比亞禮

起源於早期低矮的“聖壇屏”，用以區隔教友和神職人員的區域，以及維持禮儀秩序。如今日羅馬聖克肋孟聖殿六世紀的大理石屏（圖1）。而羅馬的高思美定聖母聖殿則體現了拜占庭禮聖像屏早期的形式（圖2）。

隨著聖像之爭在東方的落幕，聖像敬禮被確定為正統教理，原本簡單而低矮的圍屏上的空間被聖像占據。格魯吉亞，姆茨赫塔的“生命之柱”朝聖地聖堂的單排聖像屏（圖3、4）。烏克蘭，基輔的聖索菲亞座堂聖像屏（圖5）。但此階段的聖像屏仍相對較為低矮，只有一列聖像，足以遮擋祭臺區域，卻不足以遮擋半圓拱內的聖像壁畫。

在隨後的歷史階段，聖像屏漸趨高大，出現了多列聖像的組合，在俄羅斯發展出以“五列聖像”為典型特徵的，完全遮蔽整個至聖所的聖像屏（圖6）。但這種後期繁複的聖像屏也可以根據實際需要而簡化，例如只保留三列聖像（圖7）。

五列聖像屏的解說（圖8），自下而上：

第一列——聖門之列（中央聖門，南北執事門，基督、聖母、聖堂主保）

第二列——救恩奧跡之列（中央為建立聖體聖事，兩側分列受難復活始末或者十二大節日）

第三列——新約轉求（δέησις/deesis）之列（中央為基督，兩側為聖母、洗者若翰、天神、宗徒、教父、殉道者等各類聖人聖女的轉求姿態）

第四列——先知之列（中央為“焚而不毀的荊棘聖母像”或“徵兆之母像”，兩側為先知和古聖王。）

第五列——先祖之列（中央為“亞巴郎的貴客——天主聖三像”，兩側為古聖祖和義德者。）

拜占庭禮聖像屏與西方教會十字屏（rood screen）之異同

一，雖然拜占庭禮聖像屏（尤其是後期形式）也有在中央樹立十字架的例子，但并非必須，也并非常有。但西方禮十字屏基本都以中央樹立的大十字苦像為特徵。（十字架在中殿中央的位置，這一點下文還會提到）

二，西方禮的十字屏位置常設有講道台，但拜占庭禮通常不將講道台和聖像屏結合（原因下文會提到）

三，十字屏後方所隱蔽的區域，包括了唱經席和祭臺區域，但聖像屏後方僅僅包含祭臺區域。（西方唱經被視為專業的，特定人員的職務，其場所更為封閉；東方唱經則只要會唱，普通人也可以參與進去，其場所更為開放。兩者的差異可能因為羅馬帝國西部瓦解更早，蠻族入侵造成識字（認識拉丁文）的人在普通百姓中比例變低。而東部教會則相對維持了更高的識字率。）

（關於中世紀西方禮儀十字屏的具體運用，可參考此視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SJ7LqZLYQ> 關於講道位置和十字屏的關係，見視頻26分鐘以後的部分）

各種形式的十字屏（圖9——15）

## 幕

一，拜占庭禮的聖門幕

不同禮儀場景中的打開與閉合，以“隱顯交替”的方式來闡釋奧跡以感恩祭為例：

堂區（俄羅斯傳統）：

從開端至小入前：聖門關閉，簾幕打開

從小入到福音：聖門和簾幕皆打開

從福音後到大入前：聖門關閉，簾幕打開

大入：聖門和簾幕皆打開

大入後至“門、門”：聖門和簾幕皆關閉

“門、門”至“聖物歸於諸聖”：聖門關閉，簾幕打開

“聖物歸於諸聖”至神職人員領聖體血完畢：聖門和簾幕皆關閉

信友領主至禮成：聖門和簾幕皆打開

修道院（阿托斯聖山傳統）：

聖門只在需要時（小入、讀福音、大入、信友領主）打開，其餘時刻一概關閉。簾幕從大入後到信友領主前整個過程皆關閉。

中世紀中晚期，在拜占庭禮中關於聖門和簾幕的開閉，發展出了有繁瑣化傾向的象徵主義。總體而言，打開象徵著奧跡的顯露、喜樂的慶祝、榮光的觀瞻，而關閉則象徵著奧跡的掩藏、悔罪和補贖、敬畏而不敢直視。故而越是喜樂慶祝的場合，例如復活節及復活周，以及天主教主禮的時候，聖門和簾幕幾乎常開，越是強調補贖和敬畏的場合，如隱修院禮儀，聖門和簾幕關閉的時間更多。

二，東方正統教會（oriental orthodoxy——Miaphysitism）和東方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的聖所幕：

用於西敘利亞禮、東敘利亞禮、亞美尼亞禮。遮蔽整個至聖所。

不論是羅馬禮還是拜占庭禮，往往都用於規模宏大的教堂，過於巨大的簾幕沉重而難以拉動，故傾向於使用固定的屏作為阻隔設施，於屏上掛較小的簾幕。但東方正統教會和東方亞述教會長期處於非基督徒的統治之下，教堂規模往往有限，用一副幕布區隔中殿與聖所，對於他們而言是更加方便和節儉的。

（圖 16、17）

三，幕布在西方禮儀中的使用

祭臺華蓋的幕布（curtains of ciborium）：祭臺華蓋的四柱之間掛上幕布，在特定的禮儀時期或者禮儀環節放下幕布，以阻隔信眾的視線。（圖 18、19、20）

四旬期的幕布（Velum Quadragesimale）：四旬期在祭臺前掛起巨幅的幕布，上面往往描繪有基督苦難的圖景或者象徵符號。（圖 21-26）

值得注意的是，後期發展出從聖枝主日前主日，或聖枝主日本日開始，用紫色布遮蔽聖堂內的聖像和十字架的做法。其實從禮儀學的角度來看，這既是四旬期幕布傳統的退化，也是重點的錯誤轉移。說其是退化，因其出於現實便利的角度，將巨大的，遮蓋整個祭臺的幕布簡化成小幅的，僅僅遮蔽聖像的布；說是重點的錯誤轉移，是因為四旬期幕布的本意在於掩蓋祭臺，因為祭臺才是整個聖堂的“至聖之處”，是全堂最要緊，最核心的所在，也是基督本身的象徵。在四旬期將之隱蔽，表示我們的罪將我們與基督分隔，通過懺悔和補贖，我們方得與主一同復活，在至福的逾越之夜重睹基督（祭臺）的光彩。但後期的做法不再遮掩祭臺，反而去遮蓋聖像，似乎堂中的聖像才是聖堂的核心和信友矚目的焦點，這實在是本末倒置。

## 禮儀空間系列之禮儀空間的言與餐

### 羅馬禮

第一個千年：最初可能只使用一個位於中殿或唱經席中央位置的讀經台。但很快發展出了左右分立的讀經台，分別用於書信和福音的誦讀。兩經台位置通常在祭臺區域和唱經席區域之間。（圖 1、2）

特利騰時代：普通彌撒的“言與餐”不單同處一個空間，甚至限縮在同一張祭臺上——南側讀書信，北側讀福音，中間成聖體聖血。大禮彌撒副執事和執事雖然不在祭臺上讀經，但仍在聖所內對應祭臺書信角和福音角的位置，且無專門讀經臺。（圖 27-31）

梵二以來：有專設讀經台，與祭臺分開，讀經台通常位於聖所內的一側。

### 拜占庭禮

以“昂峰 (Ambon, ἄμβων)”為特色的“言之空間”

昂峰的本意為“可攀登的高處”，基本形式為前後皆有臺階的橋梁或山峰形高台。在主教座堂等較大規模的堂中往往也配有華蓋和圍欄。最初從四世紀已被採用，六至九世紀流行且發展成熟，十四世紀以後漸漸式微。

其位置處於中殿中央，兩階分別朝向東方和西方，與聖堂中軸綫一致。

歷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君士坦丁堡聖智大堂的“大昂峰”（復原圖：32-34）

如今保留下來的例子：希臘卡蘭巴卡邨的聖母安息堂區聖堂（圖 35-38）

昂峰的使用：感恩祭第一部分——聖道禮儀是在以昂峰為中心的區域展開的。唱經班的領唱員會登上昂峰，領唱重要的讚美詩；讀經員會在昂峰的臺階處誦讀舊約及書信；執事或主祭在其頂端念出福音；主祭或者指定的講道者在其上講道；執事在其上念出連禱。

（參見此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6WAOjTULk&t=2930s>

五十秒處開始，唱經員登上昂峰詠唱“三聖讚”

三分二十七秒開始，讀經員在昂峰的西階下誦讀舊約先知書

五分五十五秒，唱經員登上昂峰唱答唱詠

八分二十五秒，讀經員在西階上讀宗徒書信

九分五十秒，唱經員登上昂峰唱阿肋路亞

十一分五十秒，主祭登上昂峰讀福音，隨即在同樣位置講道

十六分五十秒，執事登上昂峰，領誦連禱）

昂峰上雖不設十字架，但在禮儀用途中卻也和十字架有著密切關係，“舉揚聖架禮儀”即在此舉行。（圖：39-41）

十四世紀之後昂峰的衰微：

在希臘教會，從聖堂中央中軸綫的位置被移開，置於一側，規模縮小，不再有東西兩階，只保留了誦讀福音和講道的功能（甚至在某些堂區僅僅用於講道，這種講道台常受巴洛克風格影響，設置為聖堂一側牆上的‘小陽台’形式），且被視為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設施（很多普通堂區以節約空間或者節省資金為理由，連一側的講台也略去了）。（圖 42-45）

在俄國教會，普通堂區誦讀福音和執事念連禱的位置移到至聖所聖門外的臺階上，遂將正對聖門的半圓形踏步稱為“昂峰”（圖 46、47）。在主教座堂，中殿中央保留了一個小平臺，主教主持感恩祭時，會在其上穿祭衣，並在禮儀的開始部分站或坐於其上，主教禮儀中，執事也會在其上讀福音，這個小平臺被稱為“主教的昂峰”（圖 48-50）。

昂峰在其他宗教中的影響：伊斯蘭教的敏拜爾（minbar）圖 d2

敘利亞禮

以“維瑪（bēma /βῆμα）”為特色的“言之空間”

維瑪本意為“踏步”，其基本形式為中殿中央的一個高於地平面的平台。周圍往往有圍欄或者矮牆繞護，在主教座堂等較大規模的聖堂也常有華蓋覆蓋其上，且有一個向西方凸出的半圓拱（apse）。

（圖 51-56）

維瑪的構成：

一個或多個讀經台（分別用於舊約、書信、福音）

福音經的寶座（用於安放福音書，象徵聖言從天降臨到地上的安憩之處——聖母瑪利亞）

哥爾哥達台（用於供奉十字聖架，象徵主受難的哥爾哥達山。

中殿象徵大地，而人子在大地上被高舉于刑木。十字架受難人所共見，故顯供于中殿中央；祭臺象徵主的墳墓，墓中復活是人所未見的奧秘，故隱藏于內殿至聖所。西方的 great rood，拜占庭的舉揚十字，敘利亞的哥爾哥達台，都將十字架置於中殿中央高處，出於同樣的禮儀邏輯。但中世紀晚期，大型的十字架漸漸被移到聖堂一側，在西方禮儀，或者置於講到台附近或者對面，或者置於側旁專設的‘苦難祭臺’或‘苦難小堂’。在俄羅斯傳統則將置於聖堂一側的大十字架設為轉為亡者祈禱的位置。十字架位置的改變，體現了思想觀念的流變：十字架從公共禮儀的核心位置退場，置於聖堂一側，成為個人默觀、神修、熱心敬禮、乃至祈求超度祖先和已故親友的對象。圖 57-62）

主教及其他神職的座位

與拜占庭的昂峰一樣，維瑪是敘利亞禮感恩祭第一部分的主要舉行場所。

維瑪的衰微：十三世紀蒙古西征之後，敘利亞禮的聖堂普遍小型化和簡單化，在東敘利亞禮和西敘利亞禮中，都只剩下了退化的版本。通常是一張設在至聖所外的桌子，上面安置有福音書的位置，以及十字聖架。

東敘利亞禮（syro malaba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ylz3sg1NOY&t=3429s>

十五分二十五秒開始打開至聖所幕布，此前主祭一直在維瑪主持禮儀

二十八分三十秒，將福音書請出，至維瑪上誦讀

西敘利亞禮（syro malankara）：

[https://youtu.be/hELnPj6qNNI?si=oOD\\_O178paSmWJDA](https://youtu.be/hELnPj6qNNI?si=oOD_O178paSmWJDA)

三分二十一秒，幕

四分，Bema（十字架、福音）

五分三十秒，開幕

十一分四十五秒，讀書信

十四分三十秒，讀福音

開端，維瑪上的十字架和福音寶座

（印度由於歷史原因，如今同時存在使用東西兩種敘利亞禮儀的教會團體）

總結：歷史上服務聖言的禮儀空間較之後世更大且和祭臺一樣占據聖堂的中軸位置，由於種種原因，不同禮儀傳統中都出現了“聖言空間”的收縮和退化。梵二後羅馬禮在恢復聖言的

禮儀空間上做出了一些嘗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有改善和發展的餘地。我們今天學習和瞭解不同地方傳統，以及歷史上曾有過的做法，不是要盲目復古，也不是要隨意引入其他地方禮儀，而是要打開眼界，增長見聞，瞭解基督宗教禮儀傳統的豐富，俾能更深入地欣賞和理解自己所在的傳統，也能在自己的禮儀實踐中開闊思路，減少偏執和無知帶來的負面影響。